



〔明〕 宗庵主人 编

# 锦香亭

谢兰志 点校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 ..... (1)
- 第 二 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 ..... (7)
- 第 三 回 琼林宴遍觅状元郎 ..... (17)
- 第 四 回 金马门群哗节度使 ..... (25)
- 第 五 回 忤当朝贬官赴蜀 ..... (29)
- 第 六 回 逢义士赠妾穷途 ..... (36)
- 第 七 回 禄山儿范阳造反 ..... (44)
- 第 八 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 ..... (52)
- 第 九 回 啸虎道给引赠金 ..... (60)
- 第 十 回 睢阳城烹僮杀妾 ..... (66)
- 第 十 一 回 雷海清掷箏骂贼 ..... (75)
- 第 十 二 回 虢夫人挥尘谈禅 ..... (82)
- 第 十 三 回 葛太古入川迎圣驾 ..... (88)
- 第 十 四 回 郭汾阳建院蓄歌姬 ..... (96)
- 第 十 五 回 司礼监奉旨送亲 ..... (103)
- 第 十 六 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 ..... (111)

## 第一回

###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

词曰：

上苑花繁，皇都春早，纷纷觅翠寻芳。画桥烟柳，莺与燕争。一望桃红李白，东风暖满目韶光。秋千架，佳人笑语，隐隐出雕墙。王孙行乐处，金鞍银勒，玉盃瑶觞。渐酒酣歌竞，重过横塘。更有赏花品鸟，骚人辈仔细端详。魂消处，楼头月上，归去马蹄香。

右调《满庭芳》

这首词单道那长安富贵的光景。长安是历来帝王建都之地，秦曰咸阳，汉曰京兆。到三国六朝时节，东征西战，把个天下四方五裂，长安宫阙俱成灰烬瓦砾。直至隋，炀帝无道，四海分崩，万民嗟怨。

生出一个真命天子，姓李名渊。他见炀帝这等荒淫，就起了个拨乱救民的念头。在晋阳地方，招兵买马，一时豪杰俱来归附。

那时有刘武周、萧铣、薛举、杜伏威、刘黑闥、王世充、李密、宋老生、宇文化及各自分据地方，被李渊次子李世民，一一剿平，遂成一统。建都长安，国号大唐。

后来世民登极，就是太宗皇帝，建号贞观。文有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长孙无忌等；武有秦琼、李靖、薛仁贵、尉迟敬德等，一班儿文臣武将济济踆踆。真正四海升平，八方宁静。

后来太宗晏驾，高宗登基，立了个宫人武曌为后。

那武后才貌双全，高宗极其宠爱。谁想他阴谋不轨，把那顶冠束带撑天立地男子汉的勾当，竟要兜揽到身上担任起来。他虽然久蓄异心，终因老公在前，碍着眼，不敢就把偌大一个家计包揽在身。

及至高宗亡后，传位太子，年幼懦弱，武后便肆无忌惮，将太子贬在房州安置，自己临朝听政。改国号曰周，自称则天皇帝。

彼时文武臣僚无可奈何，只得向个迸裂的雌货叩头称臣。那武氏俨然一个不戴天平冠的天子了。

却又有怪，历朝皇帝是男人做的，在宫中临幸嫔妃。那则天皇帝是女人

做的，竟要临幸起臣子来。始初还顾些廉耻，稍稍收敛。到后来习以为常，把临幸臣子只当做临幸嫔妃，彰明较著，不瞒天地的做将去。

内中有张昌宗、薛敖、曹怀义、张易之四人最为受宠。每逢则天退朝寂寞，就宣他们进去玩耍，或是轮流取乐，或是同榻寻欢。说不尽宫闱的秽德，朝野的丑声。

亏得个中流砥柱的君子，狄仁杰与张柬之尽心唐室，反周为唐，迎太子复位，是为中宗。

却又可笑，中宗的正后韦氏，才干不及则天，那一种风流情性，甚是相同，竟与武三思，在宫任意作乐。只好笑那中宗，不惟不去觉察他，甚至韦氏与武三思对坐打双陆，中宗还要在旁与他们点筹。你道好笑也不好笑。

到得中宗死了，三思便与韦氏密议，希图篡位。朝臣没一个不怕他，谁敢与他争竞？幸而唐祚不应灭绝，惹出一个英雄来。

那英雄是谁？就是唐朝宗室，名唤隆基。他见三思与韦后宣淫谋逆，就奋然而起，举兵入宫，杀了三思、韦氏并一班助恶之徒，迎立睿宗。

睿宗因隆基功大，遂立为太子。后来睿宗崩了，隆基即位，就是唐明皇了。始初建号开元，用着韩休、张九龄等为相，天下大治。

不意到改元天宝年间，用了奸相李林甫。那些正人君子，贬的贬，死的死，朝廷正事尽归李林甫掌管。

他便将声色货利，迷惑明皇，把一个聪明仁智的圣天子，不消几年，变做极无道的昏君。见了第三子寿王的正妃杨玉环标致异常，竟夺入宫中，赐号太真，册为贵妃。

看官，你道那爬灰的勾当，就是至穷至贱的小人做了，也无有不被人唾骂耻辱的，岂有治世天子，做出这等事来，天下如何不坏？还亏得全盛之后，元气未丧，所以世界还太平。

是年开科取士，各路贡士，纷纷来到长安应举。中间有一士子，姓钟名景期，字琴仙。本贯武陵人氏，父亲钟秀，睿宗朝官拜功曹。其妻袁氏，移住长安城内。

止生景期一子，自幼聪明，读书过目不忘，七岁就能做诗。到得长成，无书不览，五经诸子百家，尽皆通透，闲时还要把些“六韬”“三略”来不时玩味。十六岁就补贡士，且又生得人物俊雅，好象粉团成玉琢就一般。

父亲要与他选择亲事，他再三阻挡，自己时常想到：“天下有个才子，必要一个佳人作对。父母择亲，不是惑于媒妁，定是拘了门楣，那家女子的媿

妍好歹那能知道？倘然造次成了亲事，娶来却是平常女子，退又退不得，这终身大事，如何了得？”

执了这个念头，决意不要父母替他择婚，心里只想要自己去东寻西觅，靠着天缘，遇着个有不世出的佳人，方遂得平生之愿。因此蹉跎数载，父母也不去强他。

到了十八岁上，父母选择了吉日，替他带着儒巾，穿着圆领，拜了家堂祖宗，次拜父母，然后出来相见贺客。

那日宾朋满堂，见了钟景期这等一个美貌人品，无不极口称赞，怎见他好处，但见：

丰神绰约，态度风流。粉面不须傅粉，朱唇何必涂朱。气欲凌云，疑是潘安复见；美如冠玉，宛同卫玠重生。双眸炯炯似寒晶，十指纤纤若春笋。下笔成文，会晓胸藏锦绣；出言惊座，方知满腹经纶。

钟景期与众宾客一一叙礼已毕，摆了酒肴，大吹大擂，尽欢而别。钟秀送了众人出门，与景期进内，叫家人再摆出茶果来，与夫人袁氏饮酒。

袁氏道：“我今日辛苦了，身子困倦，先要睡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母亲身子不安，我们也不须再吃酒，父亲与母亲先睡了罢。”钟秀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叫丫鬟掌了灯，进去睡了。

景期到书房中，坐了一会，觉得神思困倦，只得解衣就寝。一夜梦境不宁，到了五更，翻来复去，再睡不着。一等天明，就起来穿戴衣巾，到母亲房里去问安。

走到房门首，只见丫鬟已开着房门，钟秀坐在床沿上，见了景期说道：“我儿为何起得恁般早？”景期道：“昨夜梦寐不宁，一夜睡不着。因此来问爹娘，身子可好么？”

钟秀道：“你母亲昨夜发了一夜寒热，今早痰塞起来。我故此叫丫鬟出去，分付烧些汤水进来。正要来叫你，你却来了。”

景期道：“既如此，快些叫家人去请医家来诊视。待我梳洗了，快去卜问。”说罢，各去料理。

那日，钟景期延医问卜，准准忙了一日，着实用心调护。不想犯了真病，到了第五日上，就呜呼了。景期哭倒在地，半晌方醒。

钟秀再三劝慰，在家治丧殡殓。方到七终，钟秀也染成一病，与袁氏一般儿症候。景期也一般儿着急，却也犯了真病，一般儿呜呼哀哉了。

景期免不得也要治丧殡殓，那钟秀遗命，因原籍路远，不必扶柩归家，就在长安城外择地安葬。景期遵命而行。

却原来钟秀在日，居官甚是清廉，家事原不甚丰厚。景期连丧二亲，衣衾棺槨，买地筑坟，治丧使费，将家财用去了十之七八。

便算计起来，把家人尽行打发出去。有极得意自小在书房中服侍的冯元，不得已也打发去了。将城内房子也卖了，另筑小房五六间，就在父母坟旁，止留一个苍头一个老姬，在身边度日。自己足不出户，在家守制读书，常到坟上呼号痛哭，把那功名婚姻两项事体，都置之度外了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三年服满。正值天宝十三年，开科取士，有司将他名字已经申送。只得唤苍头随着收拾进城，寻个寓所歇下。到了场期，带了文房四宝，进场应试。

原来唐朝取士，不用文章，不用策论，也不用表判。第一场只有五言、七言的排律，第二场是古风，第三场是乐府。

那钟景期，平日博通今古，到了场中，果然不假思索，揭开卷子，信笔而挥，真个是：

字中蝌蚪落文河，笔下蛟龙投学海。

眼见得三场已毕，寓中无事，那些候揭晓的贡士，闻得钟景期在寓，也有向不识面，慕他才名远播，来请教的；也有旧日相知，因他久住乡间来叙契阔的；纷纷都到他寓所，拉他出去。终日在古董铺中、妓女人家，或书坊里酒楼上及古刹道院里边，随行逐队的玩耍。

钟景期向住乡村，潜心静养，并无杂念。如今见了这些繁华气概，略觉有些心动，那功名还看得容易，倒是婚姻一事甚是热中。

思量：“如今应试，倘然中了，就要与朝廷出力做事，那里还有功夫再去选择佳人。不如趁这两日，痴心妄想去撞一撞，或者天缘凑巧，也未可知。”

那日起了这念头，明日就撇了众人，连苍头也不带，独自一个，去城内城外，大街小巷，痴痴的想，呆呆的走。一连走了五六日，并没个佳人的影儿。

苍头见他回来，茶也不吃，饭也不吃，只是自言自语，不知说些甚么。便道：“相公一向老实的，如今想是众位相公牵去结识了什么婊子，故此这等模样么。我在下处寂寞不过，相公带我去走走，总成吃些酒肉儿也好。相公又没有娘娘，料想没处搬是非，何须瞒着我？”

景期道：“我自有心事，你那里知道。”

苍头道：“莫非为着功名么？我前日在门首，见有个著的走过，我叫他跌了一着。他说今年一定高中的，相公不须忧虑。”

景期道：“你自去，不要胡言胡语惹我的厌。”苍头没头没脑，猜他不着，背地里暗笑不题。

到次日，景期绝早吃了饭出来。走了一会，到一条小胡同里，只见几户人家，一带通是白石墙；沿墙走去，只见一个人家，竹门里边冠冠冕冕，潇潇洒洒的可爱。

景期想道：“看这个门径，一定是人家园亭，不免进去看一看，就是有人撞见，也只说是偶然闲步玩耍，难道我这个模样，认做白日撞不成。”

心里想着，那双脚儿早已步入第一重门了。回头只见靠凳上有个老儿，酒气直冲，鼾鼾的睡着。景期也不睬他，一直闯将进去，又是一带绝高的粉墙。

转入二重门内，只见绿荫参差，苍苔密布，一条路是白石子砌就的。前面就是一个鱼池，方圆约有二三亩大。隔岸种着杨柳桃花，枝枝可爱。

那杨柳不黄不绿，撩着风儿摇摆；桃花半放半含临着水儿掩映。还有那一双双的紫燕，在帘内穿来掠去飞舞。

池边一个小门儿，进去是一带长廊，通是朱红漆的万字栏杆。外边通是松竹，长短大小不齐，时时有千余枝，映得檐前里翠。

走尽了廊，转进去，是一座亭子。亭中一匾，上有“锦香亭”三字，落着李白的款。中间挂着名人诗画，古鼎商彝，说不尽摆设的精致。

那亭四面开窗，南面有牡丹数墩与那海棠、玉兰之类，后面通是杏花，东边通是玉兰树，西边通是桂树。此时二月天时，众花都是蕊儿，惟有杏花开得烂漫。那梅树上结满豆大的梅子。有那些白头公、黄莺儿，飞得好看，叫得好听。

景期观之不足，再到后边，有绝大的假山，通是玲珑怪石，攒凑迭成。石缝里有兰花芝草，山上有古柏长松，宛然是山林丘壑的景象。

转下山坡，有一个古洞。景期捱身走过洞去，见有高楼一座，绣幕珠帘，飞甍画栋，极其华丽。

正要定睛细看，忽然一阵香风在耳边吹过，那楼旁一个小角门，呀的一声开了，里面嘻嘻笑笑。只听得说：“小姐这里来玩耍。”

景期听了，慌忙闪在太湖石畔芭蕉树后，蹲着身子，偷眼细看。见有十数个丫鬟，拥着一位美人，走将出来。那美人怎生模样，但见：



---

眼横秋水，眉扫春山。宝髻儿高绾绿云，绣裙儿低飘翠带。可怜杨柳腰，堪爱桃花面。仪容明艳，果然金屋婵娟；举止端庄，洵是香闺处女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这美人轻移莲步，走到画栏边的一个青瓷古墩儿上坐下，那些丫鬟们，都四散走在庭中。有的去采花朵儿插戴；有的去扑蝴蝶儿耍子；有的在茶蘼架边撞乱了鬓丝，吃惊吃唬的将双手来按；有的被蔷薇刺儿挂住了裙袖，痴头痴脑的把身子来扯；有的因领扣儿松了，仰着头扭了又扭；有的因膝裤带散了，蹲着腰结了又结；有的要斗百草；有的去看金鱼；一时也观看不尽。

只有一个青衣侍女，比那美人颜色略次一二分，在众婢中昂昂如鸡群之鹤，也不与他们玩耍，独自一个在阶前，摘了一朵兰花，走到那美人身边，与他插在头上，便端端正正的站在那美人旁边。

那美人无言无语，倚着栏杆看了好一会，才吐出似莺啼如燕语的一声娇语来，说道：“梅香们，随我进去罢。”

众丫鬟听得，都来随着美人。这美人将袖儿一拂，立起身来冉冉而行，众婢拥着早进了一小角门儿，呀的一声，就闭上了。

钟景期看了好一会，又惊又喜，惊的是恐怕梅香们看见，喜的是遇着绝世的佳人，还疑是梦魂儿错走到月府天宫去了。不然，人世间那能有此女子？

呆了半晌，如醉如痴，恍恍惚惚，把眼睛摸了又摸，擦了又擦，停了一会，方才转出太湖石来。

东张西望，见已没个人影儿，就大着胆走到方才美人坐的去处，就嗅嗅他的余香，偎偎他的遗影。

正在憧憬思量，忽见地下掉着一件东西，连忙拾起，看时却是异香扑鼻，光彩耀目。

毕竟拾的是什么东西？那美人是谁家女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###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

诗曰：

晴日园林放好春，馆娃宫里拾香尘。  
痴心未了鸳鸯债，宿疾多渐鸚鵡身。  
柳爱风流因病睡，鹤贪欢喜也嗔人。  
桃花开遍萧郎至，地上相逢一面亲。

话说钟景期闯入人家园里，忽然撞出一个美人来，偷看了一会，不亦乐乎。等美人进去了，方才走上庭阶，拾得一件东西，仔细看时，原来是一幅白绫帕儿。兰麝香飘，洁白可爱，上有数行蝇头小楷，恰是一首“感春”绝句。只见那诗道：

帘幕低垂掩洞房，绿窗寂寞锁流光。  
近来情绪浑萧索，春色依依上海棠。

明霞漫题

钟景期看了诗，慌忙将绫帕藏在袖里，一径寻着旧路走将出来。到头门上，见那靠凳上睡的那老儿，尚未曾醒。钟景期轻轻走过，出了门，一直往巷口竟走。

不上三五步，只听得后面一人叫道：“钟相公在那里来？”景期回头一看，却见一个人，戴着尖顶毡帽，穿着青布直身，年纪二十内外。看了景期，两泪交流，纳头便拜。景期伸手去扶他起来细认，原来是位旧日的书僮，名唤冯元。

还是钟秀在日，讨来服侍景期的。后来钟秀亡了，景期因家道萧条，把家人僮婢尽行打发，因此冯元也打发在外。

是日路上撞着，那冯元不忘旧恩，扯住了，拜了两拜。景期看见，也自恻然。

问道：“你是冯元，一向在那里？”冯元道：“小人蒙相公打发出来，吃苦万千，如今将就度日，就在这里赁间房子暂住。”

景期正要打听园中美人的来历，听见冯元说住在这里，知道他一定晓得。

便满心欢喜道：“你家就在这里么？”

冯元指着前面道：“走完了一带白石墙，第三间就是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这等，我有话问你，可就到你家坐一坐去。”冯元道：“难得相公到小人家来，极好的了。”

说完，向前先路，站在自己门首，一手招着道：“相公这里来！”一手在腰间乱摸。

景期走到，见他摸出个铁钥匙来把门上锁开了，推开门，让景期进去。

景期进得门，看时，只是一间房子。前半间沿着街，两扇吊窗吊起。摆着两条凳子，一张桌子。照壁上挂一幅大红大绿的关公，两边贴一对春联是：“生意滔滔长，财源滚滚来。”

景期看了，笑了一笑，回头却不见冯元。景期思道：“他往那里去了？”只道他走进后半间房子去。

往后一看，却见一张四脚床，床上摊一条青布被儿，床前一只竹箱。两口行灶，搁板上放着碗盏儿，那锅盖上倒抹得光光净净。又见墙边摆着一口割马草的刀，柱上挂着鞭子儿，马刷儿，马刨儿。

景期心下暗想道：“他住一间房子，为何有这些养马的家伙？”却也绝不见冯元的影儿。

正在疑惑，只见冯元满头汗的走进来，手拿着一大壶酒，后面跟着一个人，拿两个盘子，一盘熟鸡，一盘热肉。摆在桌上，那人自去了。

冯元忙掇一条凳子放下，叫声“相公坐了。”景期道：“你买东西做什么？”冯元道：“一向不见相公，没甚孝敬。西巷口太仆寺前，新开酒店里东西甚好，小人买两样来，请相公喝一杯酒。”

景期道：“怎要你破钞起来。”冯元道：“惶恐！”便叫景期坐下，自己执壶，站在一旁斟酒。

原来那酒也是店上现成烫热的了。景期一面吃酒，一面问道：“你一向可好么？”

冯元道：“自从在相公家里出来，没处安身，投在个和尚身边，做香火道人。住了年余，那和尚偷婆娘败露了，吃了官司，把个静室折得精光，和尚也不知那里去了。小人出来，弄了几两银子做本钱，谁想吃惯了现成茶饭，做不来生意，不上半年，又折完了。旧年遇着一个老人，是太仆寺里马夫，小人拜他做了干爷，相帮他养马。不想他被劣马踢死了，小人就顶他的名缺。可怜马瘦了要打，马病又要打。料草银子，月粮工食通被那些官儿，一层一层

的克扣下来，名为一两，到手不上五钱。还要放青剑铗，喂料饮水，日日辛苦得紧。相公千万提拔小人，仍收在身边，感激不尽了。”

景期道：“当初原是我打发你的，又不是你要出去。你既不忘旧恩，我若发达了自然收你。”说完，那冯元又斟上酒来。

景期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这里的巷叫什么巷名？”

冯元道：“这里叫做莲英儿巷，通是大人家的。后门一带，是拉脚房子，不多几分，小人家住着，极冷静的。西头是太仆寺前大街，就热闹了。前巷是锦里坊，都是大大的朝官第宅，直透到这里莲英儿巷哩。”

景期道：“那边有一个人家，竹门里是什么人家？”冯元问道：“可是方才撞着相公那边门首么？”景期道：“正是。”

冯元道：“这家是葛御史的后园门，他前门也在锦里坊，小人的房子就是赁他的。”

景期道：“那葛御史叫什么名字？”冯元想一想道：“名字小人却记不得，只记到他号叫做葛天民。”景期道：“原来是御史葛天民，我倒晓得他名字，叫葛太古。”

冯元点头道：“正是叫做葛太古，小人一时忘记了，相公可是认得他的？”

景期道：“我曾看过他诗稿，故此知道，认是没有认得，你既住他的房子，一定晓得他可有几位公子？”

冯元道：“葛老爷是没有公子的，他夫人也死的了。只有一个女儿，听见说叫做明霞小姐。”

景期听见明霞二字，暗暗点头。问道：“可知道那明霞小姐生得如何？”

冯元道：“那小姐的容貌，说来竟是天上有世间无的。就是当今皇帝宠的杨贵妃娘娘，若是走来比并，只怕也不相上下。且又女工针黹、琴棋书画、吟诗作赋般般都会。”

景期道：“那小姐可曾招女婿么？”冯元道：“若说女婿，却也难做。他家的那葛老爷，因爱小姐，一定要寻个与小姐一般样才貌双全的人儿来作对。就是前日当朝宰相李林甫，要来替儿子求亲，他也执意不允。不是说年幼，就是说有病，推三阻四，人也不能相强。所以小姐如今一十八岁了还没对头”。景期道：“你虽然住他房子，为何晓得他家事恁般详细？”

冯元道：“有个缘故，他家的园里，一个杂人也不得进去的。只用一个老儿看守园门。这老儿姓毛，平日最是贪酒，小人也是喜欢吃酒的，故此与小极相好。不是他今日请我，就是我明日请他，或者是两人凑来扛扛儿。这

些话，通是那毛老儿吃酒中间向小人说的。”

景期道：“你可曾到他园里顽耍么？”冯元道：“别人是不许进去的，小人因与毛老儿相知，时常进去顽耍儿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到他园里，可有时看见小姐？”

冯元道：“小姐如何能得看见。小人一日在他园里见一个贴身服侍小姐的丫鬟出来采花。只见这个丫鬟，也就标致得够了。”

景期道：“你如何就晓得那丫鬟是小姐贴身服侍的？”

冯元道：“也是问毛老儿，他说这丫鬟名唤红于，是小姐第一个喜欢的。”

景期听得，心就开了，把酒只管吃。冯元一头说，一头斟酒，那一大壶酒，已吃完了。景期立起身来，暗想：这段姻缘，倒在此人身上。

便道：“冯元，我有一事托你，我因久慕葛家园里景致，要进去游玩，只恐守园人不肯放进。既是毛老与你相厚，我拿些银子与你，明日买些东西，你便去叫毛老儿到你家吃酒。我好乘着空进园去游一游。”

冯元道：“这个使得。若是别的，那毛老儿死也不肯走开。说了吃酒，随你上天下地，也就跟着走了。明日相公坐在小人家，待小人竟拉他同到巷口酒店，上去吃酒。相公看我们过去了，竟往他园里去。若要得意，待我灌得他烂醉，扶他睡在我家里，凭相公顽耍一日。”

景期道：“此计甚妙。”袖里摸出五钱银子付与冯元道：“你拿去做明日的酒资。”冯元再三不要，景期一定要与他，冯元方才收了。景期说声：“生受你。”

出了门竟回寓所，闭上房门，取出那幅绫帕来细细吟玩，想道：“适才冯元这些话与我所见甚合，我见的自然是小姐了。那绫帕自然是小姐的了，那首诗想必是小姐题的了。他既失了绫帕，一定要差丫鬟出来寻觅，我方才计较已定，明日进他园中，自然有些好处。”

又想道：“他若寻觅绫帕，我须将绫帕还他，才好挑逗几句话儿。既将绫帕还他，何不将前诗和他一首。”

想得有理，就将帕儿展放桌上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向绫帕上一挥，步着前韵，和将出来：

不许游峰窥绣房，朱栏屈曲锁春光。

黄鹂久住不飞去，不爱娇红恋海棠。

钟景期奉和

景期写完了诗，吟哦了一遍，自觉得意，睡了一夜。至次日，早膳过了，

除下旧巾幘，换套新衣裳。袖了绫帕儿，径到莲英儿巷冯元家里。

冯元接着道：“相公坐了，待我去那厢行事。相公只看我与毛老儿走出了门，你竟到园里去便了。只是小人的门儿，须要锁好。匙钥我已带在身边，锁在桌上，相公拿来锁上便是。”

景期道：“我晓得了，你快些去。”冯元应了，就出门去。景期在门首望了一会，见冯元挽着毛老儿的手，一径去了。景期望他们出了巷，才把冯元的门锁了，步入园来。

此番是熟路，也不看景致，一直径到锦香亭上。还未立定，只听得亭子后边，唧唧啾啾似有女人说话。他便退出亭外，将身子躲过，听他们说话。

却又凑巧，恰好是明霞小姐同着红于两个，出来寻取绫帕。

只听得红于说道：“小姐，和你到锦香亭上寻一寻看。”明霞道：“红于又来痴了，昨日又不曾到锦香亭上来，如何去寻？”

红于道：“天下事体尽有不可知，或者无意之中倒寻着了。”小姐道：“自是。”两个同到亭子上来。

明霞道：“这里没有，多应不见了。”红于道：“园中又无闲杂人往来，如何便不见了。”明霞道：“丫鬟俱已寻过，通说不见。我恐他们不用心寻，故此亲身同你出来，却也无寻处，眼见得不可复得了。”

红于道：“若是真正寻不着，必是毛老儿拾去换酒吃了。”

明霞笑道：“那老儿虽然贪酒，决不敢如此。况且这幅绫帕儿，也不值甚的。我所以必要寻着者，皆因我题诗在上，又落了款。惟恐传到外厢，那深闺字迹，女子名儿，倘落在轻佻浪子之手，必生出一段有影无形的话来。我故此着急。”

红于道：“我的意思，也是如此。”说罢，明霞自坐在亭中，红于就下到阶前，低头东寻西觅。

走到侧边，抬头看见了钟景期，吓了一跳，便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辄敢潜入园中窥探。我家小姐在前，快些回避。”

景期迎着笑脸儿道：“小姐在前，理宜回避。只是有句话要动问，小娘子可就是红于姐么？”

红于道：“这话好不奇怪，我自幼跟随小姐，半步儿不离。虽是一个婢子，也从来未出户庭，你这人为何知道我的名字？就是知道了，又何劳动问，快些出去。再迟片刻，我去叫府中家人们出来拿住了，不肯干休。”

景期道：“小娘子不须发恼，小生就去便了。只是我好意来奉还宅上一件

东西，倒惹一场奚落，我来差矣。”说罢，向外竟走。

红于听见说了“奉还什么东西”这句话，便打着他心事。就叫道：“相公休走，我且问你，你方才说要还我家什么东西？”

景期道：“适才你们寻的是那件，我就还你那件。”红于就知那绫帕必定被他拾了。便道：“相公留步，与你说话。”景期道：“若是走迟了，恐怕你叫府中家人们出来捉住，如何了得。”

红于道：“方才是我不是，冲撞了相公。万望海涵。”

景期满脸堆下笑来，唱个绝大的肥喏道：“小生怎敢怪小娘子。”

红于回了万福，道：“请问相公，你说还我家东西，可是一幅白绫帕儿？”景期道：“然也。”红于道：“你在何处拾的？”

景期道：“昨日打从宅上后园门首经过，忽然一阵旋风，那帕儿从墙内飘将出来，被小生拾得。看见有明霞小姐题诗在上，知道是宅上的，因此特来奉还。”

红于道：“难得相公好意。如今绫帕在那里？拿来还我就是了。”

景期道：“绫帕就在这里。只是小生此来，欲将此绫帕亲手奉还小姐，也表小生一段殷勤至意，望小娘子转达。”

红于道：“相公差矣。我家小姐，受胎教于母腹，聆女范于严闾，举动端庄，持身谨慎。虽三尺之童，非呼唤不许擅入，相公如何说这等轻薄话儿。”

景期道：“小姐名门毓秀，淑德之闻，小生怎敢唐突。待我与小娘子细细说明，方知我的心事。小生姓钟，名景期，字琴仙，就住在长安城外。先父曾作功曹，小生不揣菲材，痴心要觅个倾国倾城之貌，方遂宜家宜室之愿。因此虚度二十一岁，尚未娶妻。闻得你家小姐，待字迟归，未偕佳配。我想如今纨绔丛中，不是读死书的腐儒，定是卖油花的浪子。非是小生夸口，若要觅良偶，舍我谁归？昨日天赐奇缘，将小姐贴身的绫帕被风摄来送到我处，岂不奇怪？帕上我已奉和拙作一首，必求小姐相见，方好呈教。适才听得小娘子说，或者无意之中寻着了东西，小生倒是无意之中寻着姻缘了。因此斗胆前来，实为造次。”

一席话说得红于心服。便道：“拼我不着，把你话儿传达与小姐，见与不见任他裁处。”

便转身到亭子上来说道：“小姐绫帕倒有着落了，只是有一段好笑话儿。”明霞问他，他把钟景期与自己一来一往问答的话儿尽行说出，一句也不遗漏。

明霞听罢，脸儿红了一红，眉头蹙了一蹙，长吁一声说道：“听这些话，

倒也说得那个。只是他怎生一个人儿？你这丫鬟就呆呆的与他讲起这等话来。”

红于道：“若说人品，真正儒雅温存，风流俊俏。红于说来，只怕小姐也未必深信。如今现在这里，拼得与他一见，那人的好歹，自然逃不过小姐的冰鉴。况有帕上和的诗儿，看了又知他才思了。”

明霞道：“不可草率，你去与他说，先将绫帕还我，待我看那和韵的诗，果然佳妙，方请相见。”

红于领了小姐言语，出来对景期道：“小姐先要看了赐和的诗，如果佳妙，方肯相见。相公可将绫帕交我。”

景期道：“既是小姐先要垂青拙作，绫帕在此，小娘子取去，若是小姐见过，望小娘子即便请他出来。”就袖中摸出帕来，双手递于红于。

红于接了，走上亭来，将帕递与明霞。明霞也不将帕儿展开看诗，竟藏在袖中，立起身来往内就走。说道：“红于你去谢那还帕的一声，叫他快出去罢。”说完，竟进去了。

红于又不好拦住他，呆呆的看他走了进去，转身来见景期道：“小姐叫我谢相公一声，他自进去了。叫你快出去罢。”

景期道：“怎么哄了绫帕儿去，又不与我相见，是怎么说？也罢。既是如此，我硬着头皮，竟闯进去，一定要见小姐一面，死也甘心。”

红于忙拦住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相公也不须着急，好歹在红于身上与你计较一计较，倘得良缘成就，不可相忘。”

景期听了，不觉屈膝着地，轻轻说道：“倘得小娘子如此，事成之后，当登坛拜将。”

红于笑着连忙扶起道：“相公何必这等，你且消停一会，待我悄地进去，潜窥小姐看了你的诗作何光景，便来回复你。”

景期道：“小生专候好音便了。”不说景期在园等候。

却说红于进去，不进房中，悄悄站在纱窗外边。只见明霞展开绫帕，把景期和的诗来再三玩味，赞道：“好诗好诗！果然清新俊逸。我想具此才情，必非俗子，红于之言，信不诬矣。”

想了一会，把帕儿卷起藏好。立起身来，在筒囊内又取出一幅绫帕来，摊在桌上。磨着墨，蘸着笔，又挥了一首诗在上面。写完，等墨迹干了。就叫道：“红于那里？”

红于看得分明，听得他叫，故意不应，后退了几步。待明霞连叫了几声方应道：“来了。”



明霞道：“方才那还帕的人，可曾去么？”红于道：“想还未去。”明霞道：“他还我那帕儿，不是原帕，是一幅假的。你拿出去还了他，叫他快将原帕还我。”

红于已是看见他另题的一幅帕儿，假意不知，应声“晓得”，接着帕儿出来，向景期道：“相公你的好事，十有一二了。”

景期忙问。红于将潜窥小姐的光景，并分付他的说话，一一说了，将帕儿递与景期收过。景期欢喜欲狂，便道：“如今计将安出？”

红于道：“小姐还要假意讨原帕，我又只做不知，你便将计就计，回去再和一首诗在上面。那时送来，一定要亲递与小姐，待我撺掇小姐与你相见便了。只是我家小姐，素性贞洁，你须庄重，不可轻佻。就是小姐适才的光景，也不过是怜才，并非慕色。你相见时，只面订百年之好，速速遣媒说合，以成一番佳话。若是错认了别的念头，惹小姐发起怒来，那时我也做不得主，将好事反成害了。牢记牢记。”

景期道：“多蒙指教，小生意中也是如此。但是小生进来，倘然小娘子不在园中，叫又不敢叫，传又没人传，如何是好？”

红于道：“这个不妨，锦香亭上有一口石磬，乃是千年古物，你来可击一声，我在里边听见就出来便了。”

景期道一声“领教”。别了红于，出得园门，来见冯元。冯元已在家里，那毛老儿呼呼的睡在他家凳上。景期与冯元打了一个照会，竟自回寓。

取出帕来看时，那帕与前时一样，只是另换了一首诗儿，上面写道：

琼姿瑶质岂凡葩，不比夭桃傍水斜。  
若是渔郎来问渡，休教轻折一枝花。

钟景期看了觉得寓意深长，比前诗更加妩媚，也就提笔来，依他原韵又和一首道：

碧云缥缈护仙葩，误入天台小径斜。  
觅得琼浆岂无意，蓝田欲溉合欢花。

和完了诗，捱到夜来睡了。次早披衣起身，方开房门，只听得外面乒乒乓乓打将进来，一共有三四十人，问道：“那一位是钟相公？”

早有主人家，慌忙进来，指着景期道：“此位就是。”那些人都道：“如今要叫钟爷了。”